

俞曲園尺牘

俞曲園尺牘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五版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印發
副行者

文明書局

編輯者 文明書局

曾滌生尺牘一冊二角
樊樊山尺牘一冊八分
俞曲園尺牘一冊二角五分
康南海尺牘一冊七分
吳肇甫尺牘二冊四角
林畏廬尺牘一冊七分
王益吾尺牘一冊一角
章太炎尺牘一冊一角
王壬秋尺牘一冊二角
梁任公尺牘一冊一角五分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俞曲園尺牘目錄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上祁春圃相國

再上春圃相國

上曾滌生揆帥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與蔣鄉泉方伯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與補帆

與李少荃前輩

與李蘭生同年

與崇地山同年

與女壻許子原

與次女繡孫

與戴子高

又與子高

與蔣鄉泉方伯

與高伯平

與談仲修

上祁春圃相國

與蔣鄉泉中丞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與李少荃前輩

與潘玉泉觀察

與戴子高

與李肅毅伯

與談仲修

與沈吉齋

上曾滌生爵相

與柳質卿

上曾滌生爵相

與曾樞元同年

上湘鄉相國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與潘伯寅侍郎

與李少荃揆帥

上曾滌生使相

與馬穀山制府

與丁禹生中丞

與杜小舫方伯

與杜蓮衢同年

與李少荃參知

與喬鵬儕中丞

與孫琴西

與李筱泉中丞

與馬穀山制府

與彭雪琴侍郎

與彭麗松孝廉

與朱伯華比部

與壬甫兄

與王補帆

與彭雪琴侍郎

與曾樞元中丞

與丁禹生中丞

與王補帆

與李少荃相國

與陸存齋觀察

與馬穀山制府

與李筱荃中丞

與彭麗松孝廉

與王補帆

與卞頌臣中丞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

與袁小午同年

與魏稼孫

與孟蘭艇

與汪蓮府

與許星叔京卿

與李筱荃制府

與丁禹生中丞

與勒少仲同年

上曾滌生爵相

與謝夢漁同年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

與沈三三

與李少荃爵相

與王補帆同年

與沈仲復觀察

上曾滌生相侯

與李少荃伯相

與李筱荃制府

與彭雪琴侍郎

與楊石泉中丞

與世襲一等侯曾劼剛

與壬甫兄

與次女繡孫

與彭雪琴侍郎

又

與壬甫兄

與金眉生廉訪

與李少荃相國

與曾樞元中丞

與彭雪琴侍郎

又與彭雪琴侍郎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與彭雪琴侍郎

與張振軒中丞

與張嘯山唐端甫

與吳煥卿

與孫歡伯

與李黼堂中丞

與王子莊孝廉

與汪柳門太史

與彭雪琴侍郎

與李少荃相國

與王補帆同年

與杜蓮衢同年

與蒯子範太守

與楊石泉中丞

與應敏齋方伯

與王補帆同年

與吳仲宣制府

與張香濤學使

與王補帆同年

與李筱荃制府

與徐花農

與李黼堂中丞

與王補帆同年

與唐款農觀察

與李少荃相國

與丁禹生中丞

與楊石泉中丞

又

與陶柳門州同

與李少荃伯相

與馮竹儒觀察

與方子箴廉訪

與吳祁甫孝廉

與楊鐵山

與王夢薇

與日本儒官竹添井井

與李少荃伯相

與杜小舫觀察

與王子獻孝廉

與徐花農孝廉

與彭雪琴侍郎

與李少荃伯相

與江小雲觀察

與徐花農

與彭雪琴親家

與亡室姚夫人

與孫琴西太僕

與梅小巖中丞

與彭雪琴親家

又

與吳平齋

與曾劼剛通侯

與李黼堂方伯

與譚文卿中丞

與朱玉圃同年

與吳又樂大令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

復王韜甫比部

與劉仲良中丞

與日本人竹添進一

與曾沅浦制府

與兄子祖綏

與曾劼剛襲侯

與王夢薇

與許榴仙

與林陰仰雪翁

與李黼堂中丞

其二

與張小雲明經

與沈穀人庶常

與沈穀人庶常

與李少荃相國

與宗湘文觀察

與李憲之方伯

焚寄彭雪琴親家

與孫婦彭書

與李少荃爵相

與許星叔尚書

與徐花農太史

與汪柳門侍郎

與徐花農學使

俞曲園尺牘

德清俞樾蔭甫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郎抄知承恩命攝篆兩江朝廷以節鉞付重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為韜略上下江之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拜旌麾邀聽之餘踴躍起舞矣樾僑寓津門又將三載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設局不過從故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陵為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為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為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答

上祁春圃相國

自達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崇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為帝師海內綴學之士無不依附龍門冀得一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甘為時棄故未嘗奉尺書以干左右惟已未歲曾寄呈詩藁十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淪陷航海北來旅食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謬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稍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

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函文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獻。况樾膏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士之末。乃總總焉懼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歟。謹寄呈一本。倘賜覽觀。有以正之。幸甚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焉懼根柢淺薄。意義龐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竟於二十七日奉到還書。猥以小子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獎掖。情見乎詞。甚愧甚愧。樾此書已算猶成。惟家貧乏人鈔寫。止有藁本。今年寒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為許可。小助刻資。見在已將儀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印。一俟畢工。即當寄奉。至此外各種尚在篋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頗擬集衆擎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於此。且此道闇淡。好之者希。叩寂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癡願有成。尚求元晏一言。為三都增重。想吾師以裁成後進為心。不嫌妝嫫費膳也。

上曾滌生揆師

樾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廢棄以來。未嘗敢以一箋讀陳鈞聽。比聞手定東南。勛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晟原為社稷真儒。事業亘古無雙。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尚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數文中。子門羅將相。

而不肖如樾者。門生之籍尚未刪除。景仰之餘。良深慚愧。樾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於時。閉戶擘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尚能流覽及之。俯賜繩墨否。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而比年撰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僅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恃愛妄言。聊博一笑。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為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鉞清嚴。帶裘輕緩。為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即福星照耀之方。樾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真作吳門市卒。遠不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穎神馳。不盡萬一。

與蔣鄉泉方伯

游子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既叨杯酒之餘歡。又辱兼金之厚贐。感甚亦愧甚。伏惟閣下以文經武緯之才。運海立雲垂之氣。豐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而又置驛通賓。築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樾以部下書生。去作吳中殘客。登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釋者。固不獨湖山之美矣。惟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大開廣廈。以庇寒儒。俾樾得於西湖山水窟中。受一廛而為民。

與故鄉父老進中和樂職之篇以詠歌盛德閣下此時當必為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企予望之故附及焉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論丰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所饜飫者固不徒在尊俎之腍嘉也臨行又承厚賜俾將拙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以便付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求令人感數不已伏念閣下實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覓一圖允足千古將來史傳中添一佳話駕昔人一琴一鶴而上之矣弟詩不過率直語未足掄揚采南聞作長謨惜未之見琴西計必有佳構也茲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贈軌篆書琴覓圖三大字奉寄筆力疲恭不足觀也慙媿慙媿

與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老親翁駐節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行又饋贖焉朝廷為吾浙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為中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兄雖于望日登舟然是日仍泊大關至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計若繞道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解候門然老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今日略有順風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書寫好寄去乞為分送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遲滯尊公祖也歸寓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荃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嬾。為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梅花下。將及三九。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枯之輕裘。樂可知也。越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往補帆署中。旬有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老前輩聞之。得無詫庚榜之闊乎。見在自杭回蘇。舟窗姓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盡萬一。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閱邸抄。知恭膺寵命。莞領樞廷。以公才公望之隆。任斯謀斯猷之寄。桓榮稽古。原是帝師。陸贄在朝。斯稱內相。儒臣勛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內有閣下。外有少荃前輩。非皆所謂天生李晟。以為社稷者乎。斯中興之盛事。亦同譜之美談。雖樾之不肖。與有榮施焉。樾僑寓天井。已逾三稔。今秋因二小兒在蘇大病。不得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之枯槁。前塵昔夢。久付飄風。或為樾誦白香山聞李尚書拜相。因寄賀微之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已新提造化權。樾亦誦香山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提携勞氣力。吹播不飛揚。千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褰。冰壺清對。寫便宜之表。天語溫多。張吉利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緩。樂可知也。樾因二小兒病魔纏。

繞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居紫陽書院。屋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窓戶不全。殊苦廓落耳。拙鳩既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衛公子荆。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苟其所有。概之苟。苟其所無。或較古人更進一籌乎。所著羣經平議。已集人寫定。副本杭州太守劉君笏堂擬集。賁刊刻。未知果否。前塵昔夢。久已坐忘。而敝帚千金。不能舍去。要不離乎書生之見。可笑也。關河修阻。不獲如在天津時。得以時相過從。聊藉管城子。粗陳大略。不盡欲言。

與女婿許子原

得嘉平望日手書。知侍奉康娛。閨房清吉。慰甚。二令兄四令弟已回京否。山東事行查原籍。作何了結。念之念之。僕今年主講蘇州之紫陽書院。歲入四百金。不敷所出。全家已遷居書院。其地在閭門內梵門橋。以後書來。竟寄此處可也。二小兒癡頑如故。不知是病是魔。醫巫並進。迄未見功。固由吾德薄。或亦由彼孽重。付之浩歎而已。其婦于去歲舉一女。門衰祚薄。又何得雄之敢望。尊處西席。是否仍舊。惟望足下努力下帷。明歲文場一戰而霸。庶鄙人得開口一笑乎。

與次女繡孫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即以漱口水洗目。久之自有驗矣。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為可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惻。閨中少年人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咏婉為宗。歡愉為主。方是福慧雙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汝姊吉期已定於三月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錢。亦由為

汝二哥哥病魔纏繞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念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當事者謀集貲付刻字義載疑亦寫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知能成否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此白香山詩吾常誦之

與戴子高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書知起居佳勝慰甚居停主人周君季旣好尚風雅洵冠蓋不可多得者相與賞奇析疑亦天涯之一樂也今年二月十二日曾致一函未知收到否承示以為拙著各書宜隨作隨刊此固見愛之雅意然其事何可易言僕羣經平議中易詩書論語孟子如千卷在前兩年視之似乎既竭吾才矣今更讀之又頗有未安者然則僕近年所著春秋三傳外傳及周禮儀禮諸經平議數年後安知不自見其數失乎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髮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日然現在諸經尚未卒業或者因此及彼尚可隨時增益且俟全書成後再刊以問世未晚也此道衰息已非一日庸庸者姑勿論矣其高者亦不過拾宋人之唾餘貌為理學而已七十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家法其有聞焉者乎僕學術淺薄又不得位豈足以振起之乎足下年少氣盛力足有為斯文未喪勉之而已又示論語解一事僕頗不以為然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十居中解之者此任啟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其謂用五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說又何以勝于彼說乎大過作卦名解聞青田端木舍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其同異僕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

此論不合。希更審之。僕眠食無恙。近因遣嫁次女入京。小住月餘。亦不出應酬。惟同年至好如叔芸輩。間一往還而已。得暇輒至留離廐。舊書攤頭隨意坐坐。又或與酣潑墨。率爾塗鴉。以應好事者之求。至於玉堂舊夢。付之雲煙之過眼矣。俟昏嫁畢後。兩兒猶能成立。便當斷棄人事。不復相關矣。二兒自去年來心境蘊結。將成心疾。今春延醫治之。僕來京時。似有小驗。今大兒信來言已霍然。未知其審。大約亦不能讀書。亦擬捐一官與之。俾得自謀生計足矣。必欲科第世家。詞林接武。此又世俗之見也。

又與子高

松泉舍姪來。交到手書。知為學日益。又知近來得力于老子之學。以此治心。以此處世。甚善甚善。老子書每言唯其如此。故能如此。極是利害。世但言其和光同塵。非知老子者也。論語解六十三事。極有發明。五十學易之解。鄙見不以為然。已詳前書。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若作一句讀。則句中當加而字。鄙意爾雅曰。事勤也。勤勞也。何事於仁。猶言以是為仁。何其勞乎。勿欺也。而犯之。阮相國校勘記曰。皇本也作之。然則勿欺之而犯之。猶言勿欺之與犯之。古人之文。凡兩事相連而及者。多用而字。昭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韓子說林篇。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其例也。欺與犯。皆非事君所宜。故並戒之。此二義足下以為何如。僕自都門旋津。仍事誤述。藉以銷夏。所著羣經平議三禮三傳。猶有成書。似乎所見較瑯。其易書詩諸經。皆數年前見解。不逮多矣。今年諸經卒業後。尚須覽一周。方可出以問世耳。來書辱有親炙學者之